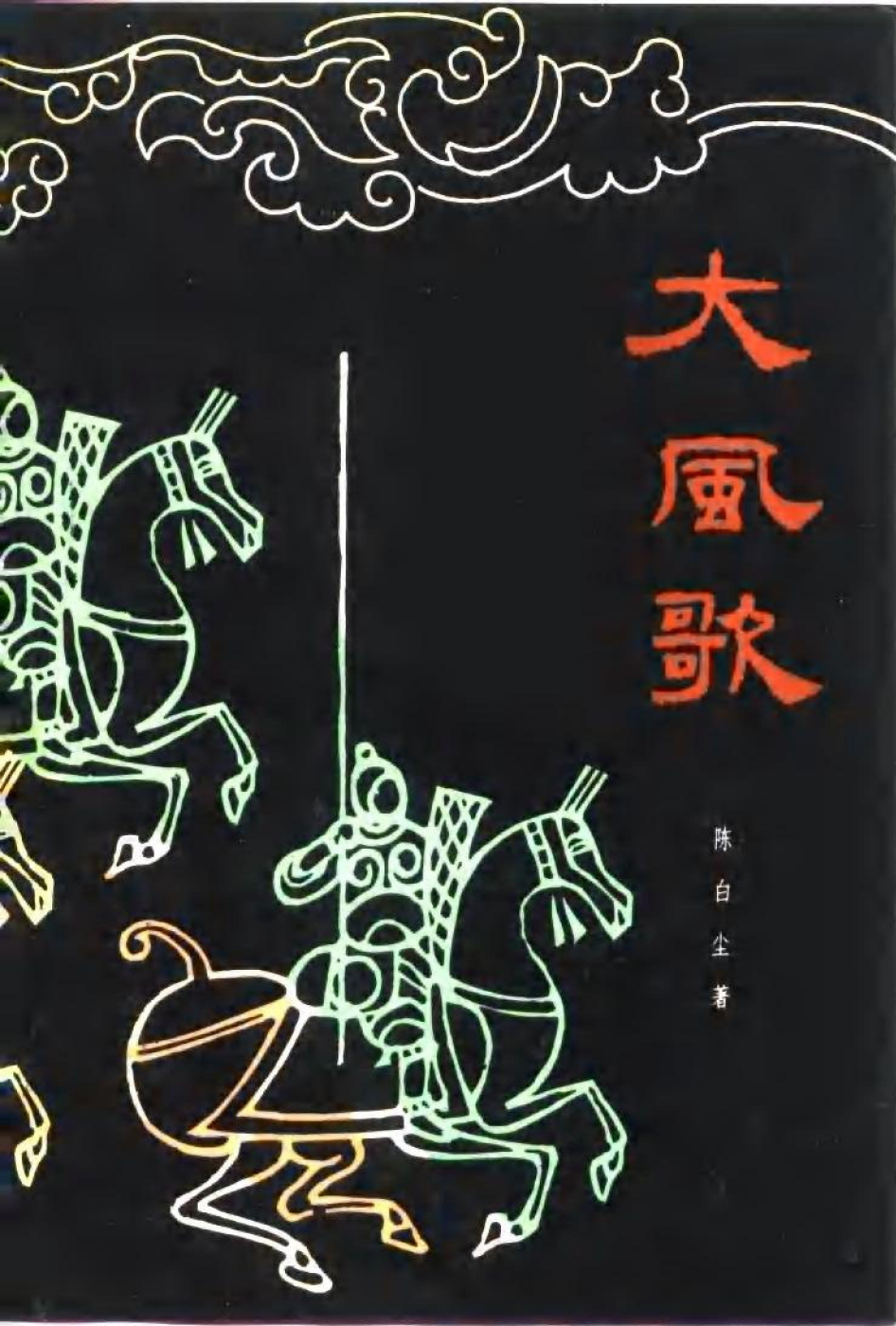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風歌

陈白尘 著

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描写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阴谋篡权，最后彻底败亡的历史故事。

剧本生动地刻画了刚愎、阴狠、毒辣的吕后形象以及汉朝老臣周勃、陈平的耿直、忠厚和智谋，其他人物性格也较鲜明，跃然纸上。全剧以《大风歌》贯穿始终，迂回曲折，引人入胜。

封面设计：广 军

大 风 歌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 1/8 插页：2 字数：74,000

1980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8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35

定价：0.47元

序 幕

汉砖画：《陈胜、吴广起义图》。

画外音：公元前三世纪末，秦二世皇帝暴虐无道，民怨沸腾，陈胜、吴广揭竿起义，刘邦、项羽等纷纷起兵响应。

汉砖画：《刘邦兵入咸阳、父老簞食壶浆图》。

画外音：秦二世三年（公元前二〇七年）刘邦兵入咸阳，与父老约法三章，除秦苛政，秦乃灭亡。

汉砖画：《汉高祖刘邦即位图》。

画外音：又经五年楚汉相争，项羽败死乌江；刘邦统一中国，即位为皇帝，建立汉朝。史称高皇帝，简称汉高祖。

汉砖画：《白马之盟图》。

画外音：又经七年战争，平定内外叛乱，才天下初定。刘邦为永固国家统一，乃与大臣杀白马而盟曰：“非刘氏而王者，天下共诛之。”

汉砖画：《陈平、周勃床前受诏图》。

画外音：皇后吕雉勾结樊哙，欲杀害刘邦爱姬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，进行叛乱。刘邦大怒，乃召绛侯周勃、曲逆侯陈平受诏床下，令周勃为太尉代樊哙征伐卢绾，令陈

平即于军中斩杀樊哙。

陈平、周勃并乘一辆驷马车，在长安城外驰道上向北奔驰，车上插着天子旌节。

周勃面色沉重，在展视诏书。诏书上现出隶书字体：“皇帝诏曰：舞阳侯樊哙阴谋……”身旁的陈平急忙卷起诏书，以目示意。周勃以手作砍头势问陈平。陈平抬头看看车前车后的举旌旗、持斧钺的骑士们，苦笑不语。

大队的骑士护卫着周勃、陈平的驷马车在向北奔驰，没入滚滚烟尘之中。

高高的土坛耸立在燕国北陲，长城脚下。土坛四周，将士环立，戈矛如林。

土坛上：陈平面南而立，宣读诏书。樊哙北面而跪，俯首听诏。周勃一挥手，台上八员武将奔向樊哙，将之按倒在地，捆绑起来。

古道旁。周勃与陈平殷殷道别。周勃一拱手，陈平登上驷马车，车上悬着天子旌节。陈平车上一拱手，只听一声鞭响，驷马车启行。

周勃率领将士在道旁恭送。只见陈平乘车和骑士们浩浩荡荡向南奔去。大道上又腾起一股烟尘。

从对面飞来一骑，见到陈平之车，急忙拨转马头，随车而行。来者是陈平的亲信——侍从甲紧紧贴近车身，向陈平低语。陈平大惊，脸色骤变。

车停。陈平跃身跳上一匹白马，猛挥一鞭，白马腾空而起，绝尘向南飞起。侍从甲及两名卫士也跃马追踪急驰。

狂风骤起，黄沙蔽天，陈平等四骑马在风沙中急驰。

《大风歌》声渐起。推出片名：

大 风 歌

第一部

吕雉窃国记

第一章

巍峨的长乐宫全景。

字幕：汉高祖十二年（公元前一九五）四月丁未日下午。吕后所居之长乐宫。

长乐宫西门。门前卫士持戟挺立，警卫森然。南军军士正匆忙入宫。

《大风歌》声，高亢雄浑。

一辆双马车及门而止，从车上跳下年约六十的曲周侯酈商。他面色严峻，急匆匆奔向宫门。四名卫士一字儿横戟拦阻。一个年青谒者向前施礼。

“酈商将军，何事入宫？”

酈商厉声道：“有火急大事，求见辟阳侯审食其！”

谒者迟疑道：“审侯不在……”

酈商愤然推开卫士长戟，向宫中走去。

前殿之前分列十二铜人，威武雄壮。

一群宦官抬着大冰砖奔向前殿，跨上丹墀。一个女人——吕须在指挥他们。

一列列南军军士走向前殿四周，布置哨位，大谒者张释在殿侧发号施令。

年青谒者引着酈商向永寿殿去。酈商侧眼注视前殿情景，面色阴沉。

张释看见酈商，慌忙奔来，意欲拦阻。年青谒者急忙向张稟报：“大谒者，酈将军一定要见审侯……”

张释急忙说：“他不……”

“他在永寿殿！”酈商打断他，“张卿，我酈商也曾任未央宫卫尉，你忘了不成？”

张释陪笑道：“辟阳侯审食其有要事在身！”

酈商厉声道：“我定要见他！”

在永寿殿之西堂中。审食其与酈商分宾主而坐，审食其察言观色，笑问道：“酈将军驾到，不知有何紧急大事？”

酈商板着脸，问：“叩问皇帝龙体可曾康复？”

审食其暗暗吃惊，但脸上堆笑道：“龙体大愈，正在饮宴。听！”

《大风歌》声随风传来。

酈商又问道：“宫中为何戒备森严？”

审食其道：“皇帝患病，不得不然！”

酈商又再次逼问：“搬运冰块又作何用？”

审食其笑道：“皇帝素来怕热！”

酈商注视他说：“如今才是四月天气！”

审食其一时语塞。

酈商不禁咽鸣起来，长跪而问：“听说皇帝已驾崩三日，你还瞞我？”

审食其一跃而起：“噤声！这是谣言！”

永寿殿中，吕雉正面贴帷幔，窃听西堂谈话。

酈商的声音在说：“吕禄是皇后之侄，他与小儿酈寄是生死之交，他所说能是谣言？”

在吕雉身旁侍候着的张释，不免轻轻跌脚。

吕雉的手指一挥，制止张释。

只听酈商又说道：“外间还有传说：皇后秘不发丧，是准备杀尽开国元勋、文武大臣！”

吕雉长兄吕泽之子、酈侯吕台也过来侧耳倾听，与张释目语。

审食其的声音在问，“这又是……？”

酈商的声音：“吕禄所说！”

吕台顿足。

酈商正在问审食其：“陈平、周勃受诏床下，令他等斩杀樊噲，所为何事？”

审食其断然否认：“说樊哙要杀赵王如意和戚夫人，阴谋造反，是恶人造谣！”

酈商不理他，继续说：“太尉周勃与陈平率二十万大军在外，灌婴将军还有十万大军驻守荥阳，朝中一旦有事，……”

审食其急忙解释：“皇后断无此意！……”

酈商起身说：“怕只怕先皇帝一统江山又要分裂，足下将成千古罪人！”说罢，转身出殿。

审食其急忙追出：“酈将军且住！……”

永寿殿正殿与西堂之间帷幔拉开，才现出吕雉面目。她双目瞪视，默无一语。吕台、张释侍立两旁，不敢作声，她突然猛挥衣袖。张释示意，后侧之宦官，宫女急步退去。

吕雉年近五十，但望之如四十许人。她大踏步在殿上回来急走。审食其蹑步由殿外上，张释向之轻轻摇头，审食其便垂手侍立。

吕雉突然止步，悻悻然说：“大事未成，消息透露！”一顿足，“无能！无能！”

吕台低声试探：“姑母。”

审食其看他一眼，轻轻摆手。

吕台不理，又说：“酈商和酈寄都该杀！”

吕雉一回头，厉声道：“应该先杀吕禄！”

吕台突然下跪，诚惶诚恐地：“侄儿该死。未能教管吕禄兄弟！”

吕雉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父亲不幸早亡，我如失左右手！”她喝声，“起来！”

“谢皇后恩典！”吕台爬起来。

吕雉又愤愤地：“吕氏子侄，都庸碌无能！无能！无能！”说着走向殿外。

张释急忙上前搀扶，审食其、吕台也跟随而出。

吕雉立于丹墀，向前殿眺望，那边南军军士和运冰宦官还在熙来攘往，吕须正忙于指挥。吕雉眉头一皱，说声：“撤！”

张释应声：“是！”急趋下殿。

从永寿殿向前，一连串传令之声：“撤！”“撤！”“撤！”

在前殿丹墀上指挥的吕须一惊：“撤？”急将一卷帛书掩藏于怀，低声自语，“这是为何？”

吕台不免怀疑：“姑母之意？……”

吕雉昂首向天，轻声一笑：“我要改弦更张！”

审食其不觉欣然说：“一着错，全盘输，应该悬崖勒马！皇后之见，圣明圣明！”

“可是，”吕台转向吕后，“周勃、陈平不除，岂非

养虎贻患？”

吕后冷笑一声：“他们比韩信、彭越还凶？既有养虎之胆，便有伏虎之才！”她转身进殿。审食其急忙上前搀扶。

吕雉归还宝座，她已完全平静下来，看一眼审食其说：“准备诏书！”

审食其立刻捧出象笏，取笔记录。

吕雉命令道：“即日为大行皇帝发丧，诏告天下。第二，令诸侯王以及在外将帅各守疆土，不奉诏书不得前来长安！”

审食其连连点头，写着。

吕雉继续说：“要派专使阻拦陈平，令他前往荥阳！”

吕台又急忙问：“让陈平去荥阳，与灌婴同掌兵权？”

审食其微微一笑说：“没有诏书，他也要去荥阳！”又向吕雉欣然拜辞说，“遵旨！”急趋出殿。

吕台见审食其出殿，才低声问：“姑母，扶吕灭刘大计，就此罢休？”

吕雉正色说：“这正是扶吕灭刘长久之计！你要好生磨练，与审食其和衷共济，才能掌握朝廷大权！可懂？”

吕台欣然答应：“孩儿明白！”

吕雉又宣布命令道：“第一，立刻宣皇太子来长乐宫奔丧；第二，令全宫举哀，准备大殓；第三，宣廷尉左监侯封立刻来见！”

吕台立即书于象笏。然后拜辞下殿。

张释以漆盘捧汤上殿，向吕雉跪献：“皇后劳累，请进灵芝汤！”

吕雉立刻眉开眼笑：“好孩子，让小宦官送来就是！”

这个年轻貌美的宦官立刻献媚说：“小臣怎能放心？”举拳为她轻轻捶起背来。

吕雉感到舒适，便斜倚在张释身上。

审食其走进永寿殿，向吕雉轻声说：“启奏皇后，侯封在殿外候宣。”

吕雉问审食其：“诏书发出未？”

审食其更靠近吕雉，说：“已请肖相国立刻发出。”又躬身哀求，“皇后开恩。酈商闯宫……”

吕雉站起身，向审食其注视说：“既是你至交好友，且饶他一死！”

审食其立即准备下跪，口称：“叩谢皇后圣恩！”

吕雉以手制止，笑道：“殿上无人，你何必装腔作势？……”

张释引侯封上殿，向吕雉跪禀：“侯封宣到！”

侯封远远跪下，高呼：“小臣侯封叩见皇后陛下！”

吕雉突然大怒，喝问：“酈商闯进长乐宫，你该当何罪？”

侯封叩头不已，连称：“小臣死罪！死罪！罪该万死！……”

吕雉又喝道：“从此以后，禁止酈商与大臣来往！如胆敢违抗，提你狗头来见！”

侯封又叩头道：“小臣遵旨！”

吕雉指着侯封对审食其说：“让他到未央宫走一遭！”

侯封讨好说：“小臣刚从未央宫回来，戚夫人还不知道……”

吕雉脸色一沉，喝声：“废话！”转对审食其，“带他去办！”

张释一挥手，宦官、宫女从殿内急趋而出。他低声温存地向吕雉说：“三天来皇后太疲乏了，请回后殿休息！”伸手去搀扶她。

吕雉摇摇头，却转身跨出殿门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从此我更难休息！”

吕须匆匆奔上永寿殿来，叫声：“姐姐！”正要说话。

迎面一阵风吹来，《大风歌》声更加高昂。

吕雉仰首向天，对空挥手：“从此不许再唱《大风歌》！”

未央宫北阙——元武阙耸立于宫门之外，下方上圆，雄伟壮丽，有如两座高塔。

侯封率二宦官着丧服昂然直入北阙。

未央宫寝殿中，传出女声齐唱的《大风歌》声。

寝殿内，戚夫人正仗短剑率宫女八人歌舞《大风歌》：

大风起兮云飞扬，
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
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？

戚夫人且歌且舞，愁眉深锁，泫然欲泣。

戚夫人的侍儿鸣玉焦急地注视着她，趁着一曲方罢，与另一侍儿佩兰一同上前，将戚夫人扶出舞列，归就宝座。舞罢乐止，宫女散去。

戚夫人手抚短剑，侧耳倾听，长乐宫那边的《大风歌》声又随风飘来。

鸣玉深情地安慰她：“夫人！保重！”

戚夫人仍然侧耳在听，目视鸣玉，徐徐反问：“皇帝为何不让我前去侍宴？”

佩兰心直口快，怫然说：“是皇后呗！”

鸣玉以目止之。然后挥手令宫女退去。

“夫人，”鸣玉说，“皇帝陛下在《大风歌》里为何说：‘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？’”

戚夫人回忆说：“皇帝在沛县与父老饮酒作乐，想到汉朝一统江山无人承继，所以慷慨悲歌，怆然泪下！”

“为何说无人承继？”佩兰稚气地问，“皇帝不是常说：赵王象我，赵王象我？”

戚夫人忽然容光焕发起来：“我儿如意英武，很象皇帝！”但又一转念，“正因此便有人想谋害我母子！……”

佩兰说：“皇帝不是派陈平前往燕国去了？”

戚夫人徐徐起立，向殿外远眺，不禁慨叹道：“曲逆侯陈平，他何时归来，何时归来？……”

陈平在马上手持旌节，目视前方，挥鞭策马。

后边侍卫乙等三骑紧紧追赶，尘土飞扬。

戚夫人手扶石栏杆，眺望远方。

鸣玉安慰道：“燕国去长安远隔数千里，夫人！……”

戚夫人又转身向东，指长乐宫说：“长乐宫倒近在咫尺，而我和皇帝仿佛远隔天涯！……皇帝健在，我母子可以无忧。”她抚着那把短剑剑鞘哀愁地说，“可是万一……”她停了一下，又改口说，“当年随皇帝东征西战，与项羽争天下。皇帝赠我这短剑防身。我说，如遇敌人，我用它杀敌；如果不免，便杀身成仁！……”

“夫人！”鸣玉刚要说话。

《大风歌》声忽然嘎然而止。

戚夫人制止鸣玉，再侧耳倾听，已寂然无声。她不禁失声惊呼：“歌声为何中断？”

鸣玉不知所对。

突然狂风呼啸。雷鸣隐隐，梨花飞舞，落英满阶。

佩兰从殿中奔出，为戚夫人披衣。

戚夫人仰视天空，天空乌云翻滚，她徐徐挥去披衣，缓缓下拜，高声祝祷：“苍天，苍天，保佑皇帝龙体健康，福寿无疆！……”

鸣玉和佩兰也随同下跪，同声祝祷。

此时丧乐声起。一个宦官披孝服从未央宫前殿向后走去，手持木铎而呼：“皇帝驾崩，全宫举哀！”

侯封率二宦官匆匆奔上寝殿。

戚夫人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木然良久，突然大叫一声：“皇帝！”晕厥过去。

木铎声和传呼声由近而远。

被安置在殿中宝座上的戚夫人悠悠醒来，鸣玉、佩兰正在抢救，宫女纷集。

戚夫人奋起惨叫：“苍天！皇帝！……”

侯封率二宦官昂然闯入殿中。

“戚夫人接诏！”侯封高声嚷叫。

戚夫人徐徐起立，怀疑地注视侯封。侯封面南而立，打开诏书，准备宣读。

戚夫人由鸣玉、佩兰搀扶着，面北而立，她犹豫不决，尚未下跪，侯封已急不可待地以诏书遮面，宣读起来：“皇帝诏曰：‘废戚夫人为奴隶，囚禁永巷！此诏。’”

戚夫人纵身嚷道：“诏书是假！”

侯封一惊，虚弱地吆喝：“胡说！”

“我不接伪诏！”戚夫人挺然而立，指令侯封，“出去！”

侯封冷然一笑道：“戚夫人，皇帝驾崩，皇后作主，由不得你！”向宦官吆喝，“动手！替她拔去头发，钳上铁钳，著上赭衣，拖进永巷！”

二宦官如狼似虎，扑上前去。

戚夫人凛然喝退宦官：“休得碰我！”转对佩兰，“取丧服来！让我为先皇帝服丧！”

佩兰急忙退入后殿。

戚夫人拔取头上发饰，一一掷之于地。

佩兰取来麻衣，与鸣玉披于戚夫人身。戚夫人抚二人之手，看她们一眼，然后转身，对侯封等喝声：“走！”昂然走向殿外。

第二章

彤云密布，黄沙飞扬。陈平等四骑均着丧服冒风而进。

在三岔路口上，陈平稍一犹豫，挥鞭一指，向南而奔。

长乐宫前殿一片素彩。殿前卫士、宦官持戟警卫，一律丧服。连十二铜人也披上素纱。